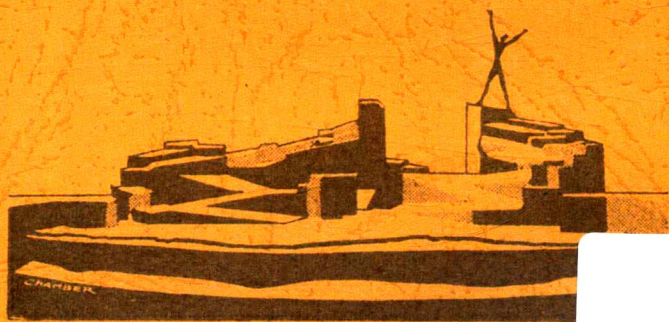


大時代的插曲

葉聯薰著



新星書店發行

大時代的插曲

(獨幕劇集)

葉聯薰著



新 星 書 店

大時代的插曲

定價
• 外埠加郵運費 •

著 者 葉 聯 薰
發 行 者 新 星 書 店
代 表 人 林 文 龍
印 刷 者 維 新 印 刷 廠 分 廠
特約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武昌路四一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獻給一羣愛好戲劇的同志

序「大時代的插曲」獨幕劇集

洪深

八月杪從上海回至廈門，現在已是十二月初，廈門沒有好好的落過一次雨。即有雨，亦祇是短時的微雨，地面都未必全濕的。廈門市的自來水公司限制用水了。甚至大學自己修造的儲水池存量也不多，管理者也勸人節用了。雖然如此，天氣却清朗和煖。庭內的桃樹居然開了三朵花。在秋冬肅殺的當中，到處透露一點春天的生機——此時此地就是這樣的。

然而，這到底是立冬以後十幾天了。離開立春，到底還有一個時期。拿一日來比一年罷，此時此地祇是在夕陽返照之中。昔人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而近來所讀的若干作品——即如我此刻手中所持「大時代的插曲」獨幕劇集——其中所描寫或反映的事物，似乎都令人有如夕陽之「不長久」與「將消逝」之感。當然，這些事物比之夕陽差得很多。對於夕陽，至少有人還能覺得它「好」，甚至「無限好」，儘管它不會長久。而這些事物，祇是「惡」，「無限惡」；善良的人都希望這類惡的事物能夠快一點消逝，愈快愈好！

這裏四個獨幕劇所描寫與反映的，都是善良的男女，在此時此地無法存在，除非他或她甘願放棄善良而從事「賣淫」。他們這幾個不肯賣淫的人，在今「賣淫」的風氣中——不僅那有姿容的在以姿容賣淫，更多的在以「社會地位」賣淫，以「學者聲望」賣淫，以「權詐智術」賣淫，以「活動能力」賣淫，以「文字」賣淫，以「藝術」賣淫，以戲劇賣淫，以電影賣淫，The Prostitution Of Art and Letters，等等——這幾個劇中的張月英，筱麗英，李玉華，翠花諸人，儘管受盡壓迫，而不甘以她們的肉體或靈魂賣淫，倒可以使得一輩「讀聖賢書」而「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士大夫無地自容了——當然這又是幻想：既已不知人間有羞恥事，那裏還會無地自容呢！

總之，這些所描寫或反映的事物，都是不長久與將消逝的。這四個獨幕劇乃是西洋文藝理論者所謂 Indirect History。作者雖用的是誇張的簡單化的漫畫的筆觸，但確記錄了此時此地的一些即將死去的事物——如果這四篇不是「送亡」的咒語，不是「陳迹」的行狀，也就不會有文藝的價值了。

是爲介紹。

目次

洪深序	大時代的插曲	走了	歸來	雷雨犬信夜	後記
-----	--------	----	----	-------	----

三	二九	六一	八五	一一三
---	----	----	----	-----

大時代的插曲

原书空白页

時 地 人

一九四六年。

某繁華都市裏。

黎敬亭 某小學教授，年五十餘歲。

黎鳳英 其女，某公司女職員。

黎定國 其子，某百貨公司職員。

張月英 妓女。

陳振新 黎之十三歲學生。

警察甲

警察乙

景

黎敬亭的客廳兼書房，有桌子檯子，寫字枱，書架等，中間有門通外面，左邊有過道通內室。

幕

開幕時黎敬亭在教陳振新「孟子」。

黎敬亭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解釋孟子內容）古代的賢君，與人

陳振新
黎敬亭

民一同享樂，所以才能得到快樂。

那麼黎先生，不同人民一起快樂的皇帝，會怎麼樣呢？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古時候有一個夏桀皇帝，他只顧個人享樂，不顧百姓，最後百姓都反對他了，並且舉商湯爲首討伐他。這一句話就是當時商湯出師前發的誓，意思是這一天夏桀一定要大喪亡，我同諸位一同去喪亡他們。「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百姓要同湯一同亡桀，夏桀皇帝雖有臺池鳥獸，也如何能一人快樂呢？所以不同人民一起快樂的皇帝，結果是免不了被百姓討伐而失敗的。

（這時，黎鳳英自過道中出，着顏色鮮豔大衣，拿紅色玻璃皮包，臉上塗着一層很濃胭脂花粉，好像正預備赴什麼約會，見黎敬亭，站停，欲同他講話。）

爸爸。

黎敬亭（回過頭來看見女兒）鳳英，什麼事？

黎鳳英爸爸，我要出去一下，晚飯不回來吃了！

黎敬亭鳳英，你要到那裏去，怎麼剛回來就出去，再說要出去也吃了晚飯再去。

黎鳳英爸爸，公司裏毛經理請人吃飯，要我同他作陪客。

黎敬亭（對此事很不讚成）又是作陪客，我真不知道，你在公司裏，是公司用的女職

員，還是毛經理私人用的女秘書！

黎鳳英

（不願意聽）爸爸！

黎敬亭

宴無好宴，會無好會，這又不是公司裏的事，你不能拒絕嗎？

黎鳳英

不，爸爸，如果我不去，經理一定會罵我不識抬舉的！

黎敬亭

（自寫字檯椅子站起來）鳳英，你應該知道爸爸的脾氣！爸爸一生就是這副硬骨頭，向來就不喜歡拍上司的馬屁，就是窮，也要窮得清白，顧到自己的臉！

黎鳳英

爸爸！

黎敬亭

鳳英，你是我從小教養長大的，我祇有你同定國兩個孩子，我決不忍心你往墮落的深坑裏掉下去。自從你母親去世以後，你已經夠苦了，不但要負起你母親的担子，而且爲了爸爸不掙氣，養活不了你，還得叫你拋頭露面出去做事情。

黎鳳英

（很難過）爸爸！

黎敬亭

（越說越興奮）誰會想得到這年頭文人是這麼不值錢！整天小狗跑小猫跳的教了半天，連家裏都養不活呢？

黎鳳英

（阻止他再說下去）爸爸！

黎敬亭

連你哥哥我也很對不起他，我沒有力量能夠讓他進大學唸書，爲了你母親去世的時候負了一筆債，他剛在中學畢業，就叫他做事了。你哥哥很有文學的天才

，如果好好的栽培他，他將來一定可能有一番特殊的作爲，可是現在爲了生活，債務，祇好把他的天才犧牲了！

黎鳳英 爸爸！

黎敬亭 （越說越激昂）就是你吧，如果不是爲了生活，你現在也正是求學的時候，會叫你去幹這樣沒有意思的事情嗎？

黎鳳英 （怕聽這些話）爸爸。

黎敬亭 我真想不到，這年頭會變得這樣，連一個女孩子也要拋頭露面，非出去找事情不可。

黎鳳英 爸爸，我想我還年青，吃一點苦沒有什麼要緊的！

黎敬亭 孩子，你還不知道，人心險惡，一個女孩子，她只要一個不小心，就會終身遺恨！

黎鳳英 爸爸，我知道。

黎敬亭 你公司裏經理，常常請你吃飯，萬一他存着什麼壞意，那就……

黎鳳英 爸爸，你放心，我決不會上他們的當的。

黎敬亭 孩子，是你爸爸不好，不應該讓你這麼年青的女孩子出去做事！

黎鳳英 不，爸爸，我應該幫助一家人的生活！

黎敬亭 可是萬一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我不是太對不起你嗎？

黎鳳英 不，爸爸，我想決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我已經參加過他們幾次宴會。

黎敬亭 可是平常總是星期日中午，今天是晚上，一個女孩子在晚上出去，那總有些不妥當。

黎鳳英 爸爸你放心，我決不會丟你的臉，我自己會當心的。

黎敬亭 鳳英，我讓你去冒這樣的大險，心裏總有些不安心。

黎鳳英 不，爸爸，我想只要我自己當心，決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

黎敬亭 鳳英，難道你不能推託有事情嗎？

黎鳳英 爸爸，我早就推託過了，我同毛經理說今天穿的舊衣服，還是改天去吧，可是

毛經理一定要我去，他用汽車送我回來，叫我換了衣服再去，如果我不答應，那他一定會發脾氣的！

黎敬亭 (苦笑) 哼，誰叫我們生在這樣的年代！爲了生活，除了卑躬屈膝有什麼辦法！

黎鳳英 (忽然想起) 哦，爸爸，哥哥公司的事情怎麼了，解決了沒有？

黎敬亭 沒有。(嘆氣) 唉，這件事恐怕也有一點兒麻煩。

黎鳳英 是不是老闆不肯答應他們的條件？

黎敬亭 做老闆的那兒會想到窮人，資本家那兒會可憐小職員，除非到了沒有辦法的時

候，他們決不會答應你們條件的。

黎鳳英

哥哥提出的條件不是很合理嗎？職員薪金照社會局公佈的職員生活指數，不是很顧到了公司嗎？

黎敬亭

是呀，老實說按照生活指數，做伙計的已經吃了眼前虧了，物價漲了幾百萬倍，生活指數確只有它的四分之一，我們賺三十元底薪的人，從前有三担米，現代祇剩了一担了！

黎鳳英

那麼老闆為什麼不答應呢？他們賣出去的貨物不是也漲價嗎？

黎敬亭

他們肚子裏何嘗不明白，這是合理的，從前一個人做事，祇少可以養活三個人，現在呢？連養一個人還不能添衣服，他們又不是死人，怎麼會不知道，不過是趁火打劫，混水裏撈魚，趁着亂哄哄的時候，括窮人的血汗吧了！

黎鳳英

哥哥的百貨公司老闆，也太豈有此理了，做他們的職員不但沒有按照生活指數計薪，連吃飯，這一點錢最近也不夠，真太不顧職員們生活了！

黎敬亭

可是有什麼辦法，這年頭失業的人多的是，你嫌薪水小，你不幹好了，反正他一登報就是一大批！

黎鳳英

那麼說哥哥這次請求加薪的事沒有辦法了？

黎敬亭

我看不見得會有結果。

黎鳳英 我真不明白，有錢人爲什麼非要弄到窮人同他拚命不可呢？

黎敬亭 哼，誰叫我們非吃他們的飯不可呢？

黎鳳英 （淒然無語）哼，窮人，窮人！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才有反身的日子，什麼時候才有太平幸福的日子！

黎敬亭 ……………

黎鳳英 要是再等這麼幾年，物價天天漲，我們不是都要受不了嗎？

黎敬亭 那時候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黎鳳英 難道我們只有聽天由命嗎？

黎敬亭 （沒有回答）……………

（兩人無言，停了半響）

黎敬亭 鳳英，你要出去，我看時間不早了，你快走吧，晚上早一點回來！

黎鳳英 是，爸爸，那麼我走了！

（黎鳳英自中間門出，黎敬亭一個人回到寫字樓重新教陳書。）

「狗處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爲人君只知道養狗處，讓畜生吃人吃的東西，而不知以法度歛之，路上有餓死的人

陳振新
黎敬亭

，尚不肯發倉廩中米救濟他們，等人死了，則推之於餓疫死的，不是我殺死的，這不等於拿人刺殺，而說是兵器把他殺死嗎？君主如果不把一切罪都歸之於歲，能夠責自己，則天下的民心自可能來歸了。

（天真地）黎先生，孟夫子的意思，是不是一個好皇帝應該關心百姓的。

（點頭）是的。「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後來梁惠王說，我願意聽夫子的教訓。孟子說殺人用木棒同用刀，有兩樣嗎？梁惠王說，一樣的殺人呀。孟子又說拿刀同政治比有什麼兩樣嗎？梁惠王答道，也一樣呀。孟夫子說，那麼廚房裏有很肥的豬，馬欄裏有很壯的馬，而百姓却都有飢餓之色，且路上有餓死的，這不等於叫野獸吃人嗎？野獸吃野獸，尚且百姓聽了厭惡之，做人民父母的皇帝，竟去教野獸吃人，他應當如此乎！

陳振新
黎敬亭

黎先生，做一個好皇帝是不是應該顧到百姓的衣食住行，做百姓喜歡的事情。是的。

（這時門外傳來跳舞場的音樂聲。）